

《游击队歌》:穿越硝烟的歌声

罗志元

贺绿汀(1903—1999),邵东人,中共党员,当代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早年参加过邵阳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一生创作了三部大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及器乐独奏曲,代表作有《牧童短笛》《游击队歌》,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81年前,这首曲调轻快、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战歌,以极具战斗力、感染力

的曲调,生动描述了游击队健儿们巧妙地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受到热烈欢迎,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抗日战歌就是一代音乐宗师贺绿汀的传神之作。

1937年8月,日军侵犯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上海军民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贺绿汀和进步文化人士宋之的、塞克等一起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到抗战前线宣传抗日救亡。那年冬天,他们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临汾时,八路军办事处正在临汾城西郊刘庄,办事处主任彭雪峰特意送来了有关敌后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游击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了贺绿汀。这时,他们参观了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纷纷指着从日寇手里缴获来的一门门大炮非常兴奋地告诉贺绿汀:“咱们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从日寇手里缴获来的。”在前线演出的日子里,贺绿汀与指战员们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对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在听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后,进一步了解了抗战的形势和策略,认识到打败日本侵略者,既要靠正规军,又要靠游击队。

这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在一农户冰冷的煤仓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一股要



● 岁月回眸

观影往事

张细程

活了大半辈子,看了无数的好电影,见证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再到3D的演化过程,可我却依然没有活成影迷。只是年少时,为了一场电影,翻山越岭,披星戴月,一口气追了50余里,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的农村大部分的村院还没有通电,当然就没有电影和电视可看。但县里组织的电影放映队,时常会带着发电机下乡放电影。一般每个村子,在一个月内会放一场电影。但年轻人绝不满足,于是,就千方百计打听电影队的行踪。哪个大队放电影,哪里就会出现我们的身影。那时我还小,觉得追逐看电影的过程比电影本身更有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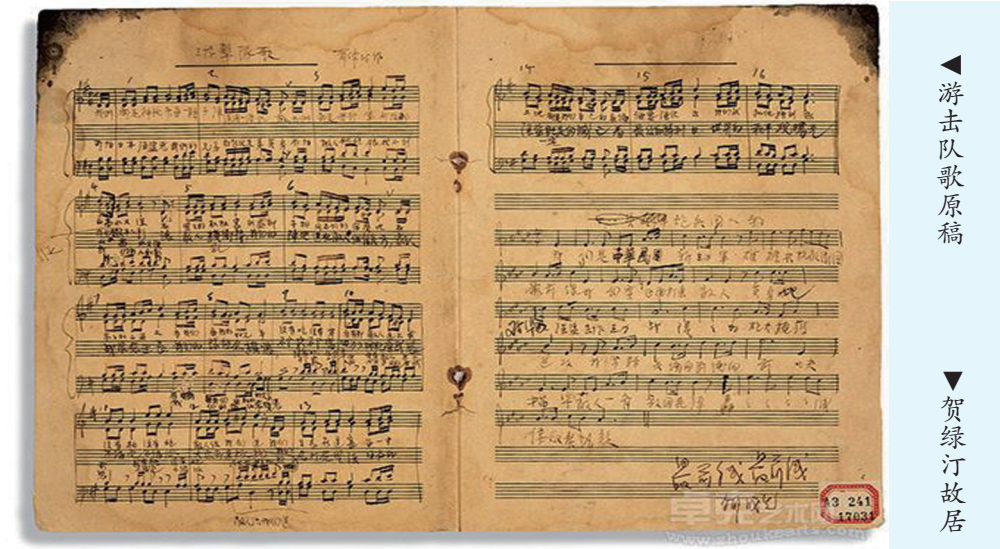
初看电影《地雷战》时,我坐在父亲的大腿上,到上小学过“六一”时,学校组织大家看的电影也是《地雷战》。这辈子还没看完,《地雷战》看了上百遍,但我还是造不出地雷来。《南征北战》是上初中时才开始看的,我觉得比《地雷战》更过瘾,但依然是黑白世界无色彩。那时看电影没有选择,人家放映啥,我们就看啥,演电影的人在荧幕里《南征北战》,机枪大炮打得荡气回肠,我们追电影看的人在乡间小路上东征西讨,落荒而逃。依然记得,当年在二中的大操场里放映的电影《农奴》,那感人的故事,让



贺绿汀

名垂青史的军旅歌曲——《游击队歌》。

《游击队歌》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的一次晚上上首演,得到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朱德说:“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八路军正需要这样的歌。”杨得志专程请贺绿汀教战士们唱这首歌,并说:“一定要唱会《游击队歌》,我们才出征。”这首歌成了八路军战士最热爱的一首战歌,年轻人唱着它奔向延安,战士们唱



▲ 游击队歌原稿

▼ 贺绿汀故居



存瑞更加贴近,只是他的时代战火纷飞,我的年代风平浪静,要是时空更换,换位思考,我也会义不容辞。为了新中国,为了全人类,同样会举起那个炸药包。16岁那年,听汽车站柳站长回来说,县城电影院放映的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一天放映四场,观众人山人海。于是,一句“天皇盖地虎”,得到十来个“宝塔镇河妖”的回复。我们火速集结,马不停蹄,连续疾走50余里,傍晚到达县城电影院,买了个站票,终于见到了《卖花姑娘》。意外的是第二天起床时,我的一双脚板全是血泡,在室内踱步,也得咬紧牙关。伙伴们知道后就开始笑话我了,一个细皮嫩肉的爷们,干脆去卖花算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黑皮大哥当时给我打气安慰时说,你看人家卖花姑娘不远千里从朝鲜到中国来,我们往返才100多里,比她近多了,要是让你跑去朝鲜看卖花姑娘,那你身子骨早就散架啦,长几个血泡有啥关系呢。当时,我在心里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发达了,一定要搬到县城来住,就把房子建在电影院隔壁,省得看电影跑长途。

如今,不管城市和乡下,基本上普及了电视,电影没人放映也没人看了,就连县城的电影院也改成了超市,只有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中,电影才有可能露一下脸。虽然从前大操场、晒谷坪看电影的大场面很难再现,但新的追影人已匆匆地行走在路上,3D电影院依然风光如旧。电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也不可以走向消亡。我虽不是影迷,但电影还是要看的。

● 六岭杂谈

连环画

楚木湘魂

一位长辈说他有家传的宝贝,应该适合我和我的孩子。

我兴冲冲地去了,一袋子的连环画赫然在目——果然是宝贝,果然适合我。因见惯了各种包装精美的书,适应了曼妙的插图,对这样一素到底的连环画,态度上颇有些傲慢,让我愤愤于孺子不可教也。每本连环画都平平展展的,盖着前任主人表明所有权的图章,可见它们也曾被视为掌上明珠。几十年过去了,亏老人家保存得那么好。于是那遥远的童年,遥远的光阴,骑着竹马嗅着青梅,来了,近了。

我们偌大一个院落,通通都是泥巴门第,没有一家是称得上书香门第的。但伙伴们对文字的欲望,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激发了,各自背了父母在家里翻箱倒柜,企图找出带字的东西来,有的把《望星楼通书》翻出来了,有的把《老鼠娶亲》的年画从壁上揭了下来,似乎还有《毛主席语录》也充斥其间。

我家里有几本来路不明的残破连环画,刚好成为和别人交换的资本。然后在归还期限之前,把别人的书又去和另外的人交换,结果被人揭发了,说我是“狐狸精”,是狡猾的意思,不是聊斋里面那个妖娆的精灵。

那时候,一本连环画,价值连城的,丢了赔不起,家里只给饭吃,没有零用钱这个说法,就算是牙缝里抠,也只能抠出饭菜渣子,抠不出钱来,所以借来的这本书打死不能丢。但有时候还是丢了,怎么丢的,被母亲一气之下扔到灶里烧了。她嫌我烧个火都不务正业,火都烧熄了,脸熏乌了,一屋子的烟,烧的什么火呢?倒是烧出母亲三千丈的无名业火。

没钱赔人家也是要赔的,村部的墙上,贴着宣传标语: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无还,全家死完。也不知道谁在催谁的债,我见了触目惊心,所以无论如何要还上的。想来想去,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变着法子,今天要买笔,明天要买本子,能省下几个角子来。把将坏未坏的凉鞋,彻底弄坏了去卖废品,好歹凑足了数还给人家,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母亲恨铁不成钢,跳脚巴手骂道:这种书你们老师要考的?考学校要考的吗?能当饭吃吗?能当衣穿吗?

我夹着尾巴逃跑了,才不想看她那副后娘似的嘴脸呢。书中没有大学,没有金子银子,但是有八路军,有杜十娘,有地道游击战呀,还有

前娘和后娘呢。

在班上和男同学素无来往,书里面说的,女孩子是必须洁身自爱的,我们认为洁身自爱就是保持和男同学授受不亲的距离,于是连游戏也要分清河汉界了。但唯有借书还书这件事,我却不顾三七二十一,今天借,明天还,这周借,下周还,笑嘻嘻的,急巴巴的,被同学发挥了不少想象,编了若干故事。但我这一点却是天不怕地不怕,心正不怕影子斜呢,书页里面又没夹杂纸条子,怕啥?

每次还书,表面上是完璧归赵,其实很难原模原样了,书里面饭粒子、油印子,各种深深浅浅的印子,都在所难免。我们看书,哪里还能像古时候的秀才那样穷讲究,看书之前还要沐浴,还要焚香、净手,呸!又不是要祭祖宗。我们看书要逃了大人的眼,躲了老师的围剿,还要防备同桌告发,和革命党干地下工作差不多。实在找不到安全地段,就躲在厕所里。所以书香通常就变成书臭了。但书主对书的态度,和对人民币的态度是一样的,要计较的是不少页,不缺角,颜色和味道不计入信誉问题,嘴里嘟嘟囔囔两句也就罢了,这真是一个好习惯。

连环画中并没有拼音,见的次数多了,似乎也就学会了。就算读了白字,别人偶然提一句半句,立刻就猛醒过来,因此小学阶段的识字,相当不费力气。这是连环画的功劳,但它也给我带来一个爱走神的毛病,老师常气呼呼地敲我的桌子,再不然敲我的头,说:人在魂不在,想着你外婆给你送糕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婆,心里根本没有外婆的概念。我想的是孙悟空为什么不背着他师傅,翻一个十万八千里的筋斗直接到西天取经?这九九八十一难,真是自找的。

老师到底还是没有把我的魂喊回来,这半辈子都是又呆又傻的了,别人在耳边说的话,居然一个字没听到。别人交代的事,接个电话就忘得干干净净。和人家约了见面地点,走到半路我竟然去逛街了。见过三次面的领导,我依然笑问客从何处来。

童年的稚嫩已经落花流水一般地去了,发源于童年的文字爱好却一直在。一本书醉生梦死,半卷残章颠倒红尘,赢得“文学中年”的调侃或者奚落。只可惜,现在有了看不完的书,却没有了看书的时间,因为谋生比情怀重要,孩子比文字重要,洗衣扫地也比看书更重要。算来算去,就只有看书最不重要了。

